

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征文

· 报告文学选 ·

# 红日照征途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第一輯 中國革命和建設五十年間的文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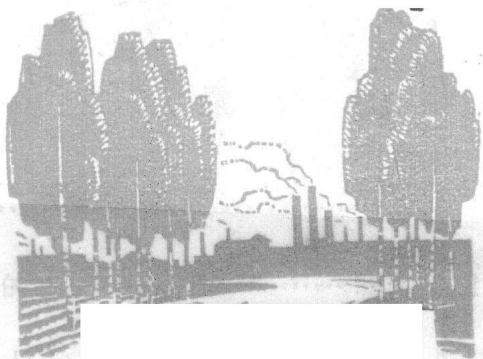
（報告文學選）

# 紅日出版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



# 红日照征途

· 报告文学选 ·

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  
诞生五十周年征文小组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 红日照征途

·报告文学·

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

五十周年征文小组编

·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吉林市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·

1972年5月第1版 197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91·572 定价：0.70元

## 前 言

在全国人民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战斗、胜利前进的凯歌声中，我们编选的四本书和广大读者见面了。这四本书是：报告文学集《红日照征途》、小说散文集《重任在肩》、诗歌集《红霞万朵》、演唱集《马蹄声脆》。

党的“九大”以来，特别是去年年初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开展征文、文艺会演和美展三项活动以来，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指引下，在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基础上，我省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，正在蓬勃兴起。仅征文一项，就收到各种形式的作品一万多件，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农兵、下乡知识青年、“五·七”战士的作品。这四本书就是从这些来稿中选编出来的。这些作品，以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指针，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，努力塑造了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工农兵英雄人物。这四本书的出版是对我省一年来征文工作的初步总结，也是对我省文艺斗、批、改新成果的一个检阅，又是我们纪念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

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的一个献礼。

我们深信，在这一基础上，在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，我省广大业余和专业作者一定会更加意气风发、斗志昂扬地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进一步实现毛主席的“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”的伟大号召，夺取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更大胜利！

由于我们对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学习得不好，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理解不深，编选工作难免出现缺点和错误，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。

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

诞生五十周年征文小组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前 言 .....          | ( 1 )      |
| 三口大锅闹革命的人们 .....   | 崇实 ( 1 )   |
| 苦战奋斗的小乡人 .....     | 常洪文 ( 36 ) |
| 桦树朝阳 .....         | 言达 ( 67 )  |
| 杨今月 .....          | 延红艺 ( 92 ) |
| 吴学珍办学记 .....       | 石平 (127)   |
| 做新时代的主人 .....      | 江诚 (163)   |
| 塘泥河新传 .....        | 侯旗 (191)   |
| 立新之歌 .....         | 柏成文 (209)  |
| 医疗新歌 .....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 吉林市革委会文化局《医疗新歌》写作组 | (245)      |

# 三口大锅闹革命的人们

崇 实

## 艰 苦 创 业

一九五八年，不平凡的秋天。

龙潭山枫林似火，松花江激浪喧腾。大跃进火红的战旗，飞舞的钢花，把古老的江城吉林市装点得更加宏伟壮丽。

经过炽热的高炉群，穿过繁忙的选矿场，一个身穿旧军装、肩背绿挎包的复员军人，带领十二名妇女，抬着三口大锅，沿着波光闪闪的松花江，甩开大步朝前奔去。

“老刘！抬锅干什么哪？”有人喊问了一句。

“办厂啊！”刘声大声回答。

“好哇！真有大跃进的劲头。”

刘声眺望暮色中的江城：新厂房林立，钢花飞溅，电光闪闪，小土炉星罗棋布，火光烧红了半边天。运料的人流有如滚滚春潮，你追我赶，热火朝天……江城在沸腾。望着眼前这磅礴的气象，壮观的场景，看看身旁这十二个朝气蓬勃的战友，刘声内心激起了无限豪情。不久前在区



委请战的那幕情景，又跳动在他的眼前。

为了创办油脂厂，刘声来到了区委会。他和区委负责同志已经争论好半天了。两个人的神情都是那样激动而严肃。

“……我还是要说服你，应该在家安心休养。生活上有什么困难，你尽管说。”

刘声摇摇头：“不，生活上组织对我的照顾已经很周到了。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，什么是最大的痛苦？不是困难，而是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呀！”

“你刚复员回来就主动地担负起了街道工作，这副担子对你来说已经不轻了。你还……”

“我组织了十二名烈军属和街道妇女，想办个油脂厂。”

“办油脂厂？这个想法好哇！大跃进太需要油脂了！”区委负责同志站起身来，在屋里来回踱着步，最后走到他的面前，温厚地望着这个铮铮铁汉，半晌，惋惜而诚恳地说：“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，可是，你为中朝人民献出了双手双脚……”

一阵短暂的沉默。

突然，刘声双眉抖动，两眼放光，从挎包中取出一本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，高高举起，霎时，全部理想、信念和决心，化作一团炽烈的火焰从他胸中迸发出来：

“没有双脚要走革命路，没有双手要开顶风船。我半截子人决不当半截子革命派！共产党员只要活着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！”

说着，刘声高高地抬起腿来，迈开大步走起来，走起来！那坚定有力的脚步把地板踩得蹦蹦山响。

区委负责同志急忙走上前去，扶住他的胳膊，激动地说：“好！老刘，你就领大伙干吧！有困难就吱声。”  
.....

身旁一阵爽朗的笑声，打断了刘声的回忆。抬头一看，厂址到了。

大伙把三口大锅放下了。刘声招呼说：“师傅们，快坐下歇歇气，咱们好砌灶安锅！”

“哟，你听，我们成师傅了！”

“你们是咱厂的第一代创业者，还正经得管你们叫师傅呢！”刘声的话引起了一阵咯咯的笑声。这些听惯了“孩子他妈”、“三婶”、“二嫂”的家庭妇女，对“师傅”这个称呼虽然还不太习惯，可是心里却感到甜滋滋、热乎乎的，两只手臂好象添了千斤力量。她们哪里肯歇气，挽挽袖子就投入了新的战斗。许多天来，她们就是这样起早贪黑、东拼西凑搭起席板棚，运来废油料，买了一口大锅又外借两口，置起全部家当。不知谁说：“咱们这真象安家一样。”祝玉书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可不，这个家安得象小燕垒窝一样啊！”

刘声在席板棚内划好线，大家七手八脚，有的担水和泥，有的搬砖运料，三个炉灶很快就垒起来了。祝玉书和几个年岁较大的妇女，像绣花似地在锅台上修啊，抹啊，弄得溜明崭亮。最后，把三口大锅一口一口端端正正地架在上头。

天色完全黑了。祝玉书点亮一支蜡烛，刘声从绿挎包里拿出他从部队带回来的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坐在新安的三口大锅旁，一字一句地给大家读着。大家一下子不能记住许多，可是，“自力更生”、“艰苦奋斗”这两条，和老愚公下决心搬掉两座山的故事，却给她们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刘声读完，把毛主席著作交到祝玉书手中，依次传了下去……她们望着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容，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。她们知道：毛主席的书就是为她们写的，毛主席的话就是对她们讲的。她们决心沿着毛主席指出的光辉道路，奋勇前进，棒打不回头。

第二天，刘声起了个大早。妻子把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军装递给他，然后打开绿挎包，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，这是她昨晚亲手装好的，但非得再仔细检查一遍才能放心。

刘声望着妻子那严肃的面容和认真的动作，不禁想起十年前的一幕情景：那时他们结婚刚满一个月，刘声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子弟兵。去部队那天，起的也是这样的大早，妻子也是这样，在灯底下打开昨晚收拾好的小麻花布包裹，把里面的东西塞进去拿出来，足足倒腾三次……

“是啊，那是一场伟大的革命；但今天这场革命更艰苦、更深刻、更伟大。革命的路长得很，一个共产党员要时刻做好准备，按照党的需要，奔赴新的战场。”想到这里，刘声背上挎包，挑起一土篮煤走出了家门。

刘声来到做为“厂房”的席板棚不久，祝玉书、季师傅跟其他妇女们也都到了。有的挎着煤，有的背着砖，有

的扛着木板。她们看刘声又先到了，就说：“我们寻思起个大早先来准备准备，可还是踩着您老刘的脚印来的。”

该做的准备都做好了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她们的带头人刘声。刘声的神色显得格外庄重。这个在战场上为人民立过大功的老兵，此时此刻在想什么呢？是在想十年前参军时乡亲们热烈欢送的动人情景，还是想起了在枪林弹雨下发起的第一次冲锋？但见他正了正军帽，拂了拂衣裳，然后掏出盒火柴，嚓地一声划着了，那闪烁跳跃的火苗投进炉膛，炉内的干柴燃烧起来了，顷刻间，金星飞爆，火舌狂卷，升起腾腾的烈焰。三口大锅闹革命的熊熊炉火映红了天，映红了地，映红了大家的笑脸。

季师傅一个劲地大笑着，目不转睛地看傻了眼。祝玉书扑到炉前撩起衣襟煽哪，煽哪，旺盛的炉火哪需要她煽起的一点风！那是她在向党、向毛主席表达自己的一片深情啊！这个旧社会的童养媳，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半辈子，三十二岁那年，第一次穿上人民政府送来的新棉裤时，哭着说了一句话：“生我的是娘，救我的是党，我一辈子跟着毛主席、共产党。”今天，她成了工人阶级的光荣一员，油脂厂的第一代创业者，怎能不感到幸福和自豪！为了让大锅中油的温度尽快上升，她就是化作炉中的干柴烈火也心甘情愿哪！

深夜，西北风搅着雪花从席板棚的缝隙中钻进来，手脚冻得猫咬一般疼，手碰油桶就沾掉一层皮。在三口大锅旁，刘声夹着铁锹搅动着锅里的油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，身上的热汗湿透了衣裳，让冷风一打冻得梆梆硬。

小板房里烟熏火燎，呛得人透不过气来，直淌眼泪。刘声从壶里倒出开水，一碗一碗送到大家的面前。人们喝着开水，看着搪瓷缸上“最可爱的人”那五个鲜艳的红字，就好象一股甜美的清泉滋润着心田。

他们终于炼出了第一锅油！

刘声从锅中舀出一勺油，大伙一下子围上来，这个用手摸摸，那个用鼻子闻闻，还有人希罕地用舌头舔舔。不知谁点燃了一枚爆竹，一声脆响，把人们热烈的情绪引向高峰。三口大锅闹革命的创业者们，跳啊，唱啊，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之中。昨天，她们还是家庭妇女，终日围着锅台转；今天，是毛主席的光辉革命路线把她们彻底解放出来，为革命烧火炼油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，她们能不乐吗！此刻，刘声浓眉下那一双有神的眼睛分外明彻、深邃。他看看大锅中炼成的油，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志们，深沉有力地说：“现在，我们为国家炼出了第一锅油，可这，仅仅是我们在‘自力更生’‘艰苦奋斗’的道路上刚刚迈步。我们要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地前进，准备迎接新的考验，夺取更大的胜利！”

## 坚 定 方 向

工厂发展了，人员增加了，斗争也复杂了。

在全国持续跃进的大好形势下，为了适应生产的发展和安全的需要，一九五九年末，油脂厂搬到了市郊团山脚下的蛤蟆塘。这里，淤泥三尺，蒿草没人。因为蛤蟆特别

多，白天黑夜“呱呱”叫个不停，人们便把这里叫做蛤蟆塘。刘声带领三口大锅闹革命的人们，就在这里开辟了新的战场。

转年夏天，油脂厂为粮食部门加工了三百吨桐油。刘声领大家架起十几口大锅，风餐露宿，日晒火烤，白天黑夜不停地炼，终于提前交了货。

一天中午，刘声从外面开会回来，走到仓库时发现房后边有一百多个大桶用油布盖着，掀开一看，原来是桐油，足有二十吨。刘声感到很奇怪：“货已经交了，这一定是节余的，怎么没都拉走呢？”当他路过大锅旁时，见祝玉书正蹲着把拉拉在地上的油一点一滴地抿到小油桶里。正是晌午头，天象下火一样热，豆大的汗珠一颗颗顺着她的脸颊淌下来。刘声停住脚步，想到那节余的二十吨桐油，不就是许许多多象祝姐这样身在油脂厂、惜油如金的工人，用小匙一点一点从油桶中刮出来，用手一滴一滴从地上抿起来的吗？他摘下草帽走过去给祝玉书戴上。

祝玉书仰起脸来见是刘声，笑了：“刚回来？”

“嗯。”刘声接着问道：“那二十吨桐油……”

“你已经知道了？”祝玉书脸色变得严肃起来：“节余那二十吨油，我们大伙主张全都送交国家，也有人主张留下。王副厂长也同意留下，说：‘按合同规定，咱们厂已经交够了，应该按合同办事。’这样，二十吨桐油就留下了。”

刘声重重地点了点头，就向车间走去。

祝玉书抿起最后一滴油刚要起身，小油桶一下被踢翻

了，油洒了一地。她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贾采买正扬脸朝天地数着那些桐油呢。祝玉书生气地看着贾采买说：“年把不来大锅跟前一回，来了还把油给踢洒了，人家捡还捡不过来，你就知道糟踏！”说着蹲在地上把油又一点一滴抿到桶里。

贾采买眯起小眼睛，凑过来：“一滴油精神真是名不虚传啊！不过，净往这星星点点上使笨劲可不够，要盯住那边的二十吨哪！……”

“放心吧，那二十吨糟踏不了，这星星点点也不能扔掉！”

贾采买神秘地说：“可是有人主张统统上交加工单位。你是建厂元勋，应该站出来讲话！这油明明是大家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，是属于咱们的嘛……”

祝玉书锋利的目光射在他那胖鼓鼓的脸上，严厉地质问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贾采买吱吱唔唔回答不出，倒退几步，转身溜了。

贾采买碰了个硬钉子，正垂头丧气往前走，迎面遇上了孙技师。他对这位素来皱着眉头看人的技师，一向抱有几分好感。现在正憋了满肚子火，连忙上前把自己的“委屈”陈述一番，末了说：“其实，我不同意上交桐油，为的也是厂子！”

孙技师的嘴角上挂着难以捉摸的笑意：“当然……不过，提意见应该讲究方式方法，还要分清对象啊！”

“是！是！”贾采买连连答应。“技师，你看我该先

找哪些人商量呢？”

“我是搞技术的，对其他问题不感兴趣。”孙技师皱起眉头盯着他。半晌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不知道王副厂长对这个问题持什么态度？”

“对呀，就找他！”贾采买深受启发。想分掉桐油，没有领导支持是不行的。找刘声，当然那连想也不敢想了，只能在王副厂长身上打主意。

贾采买下午一上班就去找王副厂长。走到办公室门口，刚想推门，刘声的话音从里面传出来：“老王，越是在复杂的情况下，我们越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！究竟怎么处理，咱们再研究研究。”

贾采买心里一怔：“好厉害，跑在我的前面了！”正巧外面有人喊刘声，他缩紧脖子躲在门后，等刘声出去，才抽身钻进屋里。

“厂长，跟你反映个情况。这几天我就想找你汇报汇报，你太忙，太辛苦啦……”

王副厂长虽然觉得这个人搞采买是一把手，但对他这套作风也很反感，便打断他说：“有话快说，我还有事。”

“对那二十吨桐油怎么处理，下边有很多议论……”

“你听到些啥？”

贾采买忙不迭地说：“工人们都说：咱们一不是偷的，二不是抢的，还犹豫什么？那叫四万块呀！”

王副厂长心里转着自己的想法，不觉说出口：“我准备用这笔钱……”

“调动调动职工的积极性。从三口大锅熬到现在也不



易，发给大家算了！”贾采买趁势接上一句。

“砰！”王副厂长拍起桌子：“发给个人，那不成私分了吗？你这个人怎么往钱眼里钻！”

贾采买一听话不对路，就急忙转弯：“反正厂子里用钱的地方多得很。王厂长在企业管理方面是老行家，想得最周全，看得最长远，我们听你的！”他暗想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能把桐油留在厂子里，那就好办。

贾采买走后，王副厂长想到刘声刚才那番话，心里也翻腾起来。他来厂后，对三口大锅闹革命的精神那是佩服的，可是油脂厂要往“正规”发展，不添置机器，没有大量资金是不行的，常在这些问题上跟刘声有矛盾。现在，又在节余桐油的处理上出现了分歧，他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有什么不妥当。

厂子里，一股留油、分钱的歪风吹出来了。

阶级斗争的风雨，在油脂厂掀起了千层波浪。刘声敏锐地意识到：在前进的道路上，又一个关键时刻来到了。

夜，很深了。

夜，静极了，唯有桌上的小马蹄表嘀嗒嘀嗒地响着。

刘声习惯地披衣坐起，翻开毛主席著作，如饥似渴地读着：“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，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，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，长自己的志气，灭敌人的威风，才能孤立反动派，战而胜之，或取而代之。”

读着，读着，刘声仿佛看到了战场上的烽火，听到了冲锋的杀声。他想到：过去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，为的是消灭拿枪的敌人；今天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不是同样需